

我家钟点工小兰喜欢一边做家务,一边说点自家事,每每说起自己的老公和母亲,言语中充满了幸福和自豪。

小兰和老公来上海打工不容易,房子的租金和孩子的教育费要占夫妻俩的大部分工资,而小兰的老公又是开箱式货运车的,有活接活,没活等活,工作并不稳定。可贵的是小兰说她老公年纪虽比她小,却像个哥哥似的疼她、爱她。别看她一天要为四五户人家做钟点工,可回到家里却是连一只碗也不洗的,因为老公全包了。小兰至今记得他们结婚时老公的一个承诺,老公说:“我不能让老婆享福是我的无能,但我的肩膀一定可以让老婆靠着感到踏实。你一辈子的家务在外面都做够了,回家哪能还让你再辛苦,我来干吧!”

小兰说这番话时眉间溢满了温馨和甜蜜,我尽管没见过她老公,可在我的心目中他一定是位伟岸的男人。

小兰说起母亲也是一脸的陶醉。她说母亲很能干也很乐观。他

在这个世界,天上人间,还有什么会被遍布地球村十六七亿华夏儿女同时仰望呢?

唯有中秋月——中华民族的心上月!

有哪一年华夏儿女不集体仰望中秋月?天上明月朝下看,必会惊异于黑夜柔软的寰球上,正遍布仰望的眼睛——每一只黑眼睛里都高悬一轮中秋月!

中华儿女望月,并非完全出自爱美的本性,起初,大抵是出于对月的神秘想探究一个“究竟”,出于人在自然(月)面前低下的地位和眼睛朝上的所为。确实,你在旷野,只要这么一站,仰头一望,这夜不算很黑可苍苍茫茫,那海天深处正悬一轮白玉盘。

中秋月已成为华夏儿女的心上月!

这心上月静,幽静、恬静,略泛凉静。心上月很单纯,远离尘嚣,教这天地间满贮同一的月光,



夜光杯

看到一则消息,某地要在小区推出“孝心车位”,事关“常回家看看”的贯彻落实,必之再三,觉得有必要议论几句。

据报道,该小区老年人居多,其中60周岁以上老人有1451人,占总人口的18.3%,多数老人不与子女一同居住。这一次推出的“孝心车位”共有18个,车位被绘制成一幅非常有爱而又温馨的画卷。“孝心车位”的开放时间为周六至周日的八点钟至十九点钟,凡是周末来看望父母的子女,可提前与社区物业预约,并享受免费停车5.5个小时的优惠。照理,人们应该为这种推出“孝心车位”的举措点赞。

然而遗憾的是,有人竟然对这种推出“孝心车位”的举措不以为然,并质疑称,

身边的幸福

章慧敏

们家地处山区,穷得叮当响,母亲早年守寡,可想而知拉扯大几个孩子有多么艰难,但母亲硬是把一个穷家料理得井井有条,再苦再累,母亲在他们三兄妹面前总是微笑着,唱好听的山歌给儿女们听。

在小兰抒情的描述中,我的脑海中显现的不是小兰老家那个小山村的贫穷和落后,反而幻化出一个坚强、漂亮、果断的“李双双”式的农村妇女。

那天小兰动了个小手术在家休息,我带了点滋补品去她家探视。一踏进他们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,只觉得眼前都是人。躺在床上的小兰赶紧向我介绍,这是老公,那是母亲,还有女儿和自家的大哥大嫂……

说句实话,我当时是大吃一惊的。我惊诧的不是小兰家这么小的空间塞得满满当当的一群人,而是小兰的老公和母亲与我想像中的样

子大相径庭:小兰的妈妈又黑又瘦,说得不好听,她的脸有点像皱了皮的干苹果,我完全不能把她和乐观呀,唱山歌呀结合起来。小兰的老公更是一个个子刚过一米六的男人,这可如何为老婆遮风挡雨呢?

坐在女儿身旁的母亲看到家里来了陌生人,站起又坐下,两只手都没地方放了,显得很局促。这时,小兰搂着她的肩膀对我说:“阿姨,这就是我妈呀。我妈不靠亲养一分钱的施舍,把我们兄妹几个养大成人,她是不是很了不起呀?”

正说着呢,小兰的老公从灶间里端来一碗鱼汤和一锅红焖牛肉,当着大家的面“逼”小兰趁热吃,而小兰像个小女人似的享受着老公的服务,一边吃一边连连说道:好香!好吃!

离开小兰家那间小屋,我的内心起了波澜。我想,这世界上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幸福观,而属于小兰的幸福很实在也很简单。因为她的心里有着对老公、对母亲真切的爱,所以,她懂得感恩,更满足于他们为她付出的点点滴滴。

幸福就在身边,对小兰,对我们岂不都是一样?

企盼、承受和眼含敬畏的仰望吗?且满身披挂闪烁的银波。

心上月还是华夏人月关系美好的月。人与自然,如果硬要说确实存在过所谓的和谐关系的话,依我看,也只有这“人月关系”。

人月相亲,月寄人生,在于尘寰恒存花好月圆的美好。曾经未受什么污染的天上月,已然 是华夏儿女心上的圣月,使月美好的关系被推向极致,推至了最高层的大例证!

想想,中华儿女的心上月,乃自唐朝以降,才愈加明亮、晃荡、叮当作响起来。以李白为代表的唐朝诗人,吟咏了月,更明亮了月,绣口一吐,诗句的月光便光耀了半个盛唐。苏轼接力吟月问月又访月,月光般的感悟,简直就是月光下打扫不尽的树影……

啊,今夜,月在故乡明,月是中国明!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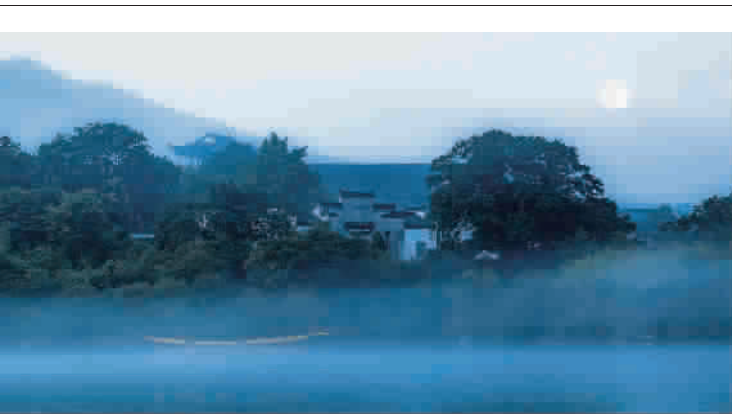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1993年,女儿在呼和浩特市第34中学念初中时,我每天骑着自行车把女儿送往学校,然后再去十几里路外的单位上班,往返接送两趟,需要走60多里的路程。其间,女儿虽然不同意,但我还是偷偷地接送。

一天中午12点钟,我从单位骑着自行车准时赶到学校,静静地等候在学校的大门口……

34中学拥有几千名学生,每到放学的时候,学校门口人头攒动,比肩接踵,所有的学生纷纷推着自行车走出大门。在诸多学生的面前,我努力地寻找着女儿的身影……尽管是这样,有两次还是错过了接送女儿的机会。

养 育



明月照故乡

张成林 摄

大约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,父亲被单位派去江西“支内”,隔三差五的,他会有一封信寄到家中。记忆中,父亲的家书从来没多于一张信纸的,可母亲每回都要拿着这张纸看个老半天。当母亲读信的时候,我会在她的身边晃来晃去,偷看几个字算几个字,偷看一行算一行。不过,怎么也没有看到过亲昵的词,连称谓都平平淡淡的:“志贤”、“存义”……

回信自然是母亲的事,读过私熟的母亲,写信的格式、词语还蛮有古典味的。她有一支金笔,绿色基调的笔身,胖胖的笔头,配上蓝黑墨水,写出来的字,工工整整、漂漂亮亮。有天,母亲突发奇想地一定要我来写回信,我死憋活寻地凑够了大半页信纸才算交了差。当兵后,几乎所有寄往家里的信,也都没过过一张纸头,真可谓“有其父必有其子”啊!

不过,写给老师、同学的信,就会有许多的话。记得在一封信里我描述了部队去煤场帮忙的场景,还写了一大段我的心理感受——都市里长大的小男生,没见过现出版的贫穷,触景生点情,倒也正常——这封信,足足写了四页纸!不过,说话啰里啰嗦可真不是我的强项。第一个恋爱对象在河北保定念大学,我们的沟通交流基本是靠通信,一来一往在数量谁也没亏没赚,可每封信的厚度却是大有反差的,不时,她的来信是要加贴几分钱的邮票的,因为超重了呀。另外,每封信言语的细绵程度更是极度的不公平,回想起来,我的那些蹦豆子般的字词句,换个其他女孩,还真的受不了呢!多年后的另一场恋爱,对方是上棉六厂的纺织女工,人是相当的本分,她的信写得相当的节俭,一共七八封“情书”,哪一封都没超过一百个字!

当新兵时,收信发信是刻板单调日子中的浪涌。每天的10点钟,文书就会捧着报纸和信件现身在我们的宿舍,等候已久的“蛋子”们围了上去,夺过那一沓书信寻找自己的名字……经常的,他们会发现不写回信地址只用“内详”两

个字来作掩护的信件,这下,收信人要拿到它可就要费点口舌费点周折了。偶尔,我也会“内详”的来信,不等盘问,先夸张的认账——其实,偶尔有女朋友踪影。课余和休息天,宿舍里貌似人人都在写信,睡上铺的,一般是趴在床上写;睡下铺的,一般是坐在小马扎上写。

寄信是要到营区的“商业中心”去的。军人服务社的门口挂着一个邮箱,这是个涂成绿色的铁皮盒子,好像一天只开两回,大多,我们会赶在第二次开箱前把信塞进去。那时,在城市的街道上还有许多长得粗粗壮壮的铸铁邮筒,它的个子差不多有一人高,每天有那么多三四回,穿绿衣、骑绿车、背绿包的邮递员会准时来到它跟前,从它的“肚子”里面取出一堆五花八门的信件。

寄信一定是要用到邮票的。那时的邮资是这样的,寄往本地的4分,寄往外埠的8分,挂号信好像要两毛。邮票分普

通票和纪念票,据说,再早些还有军用邮票和三角形的军用邮戳,专供军人免费使用。因为那时不是机器分拣,贴邮票

也没有规矩,有的贴正面,有的贴背后,还有些“把细”的人是把邮票贴在信封封口的地方。在家贴邮票用饭粒;去邮局贴邮票,用局子提供的免费化学浆糊;纪念邮票的背面有快速胶水,把它放在舌头上蘸点口水就能和信封“亲密接触”了。父亲在江西时,寄信用的都是纪念邮票,那是因为我“集邮”。说是集邮,其实是伪集,因为我根本没用心思没用钞票去做这事儿。不过,当年的这个“嗜好”,倒让我留下了一些蛮好玩的票,像毛主席接见红卫兵、毛主席诗词手迹、毛主席去安源……多年后,北京的一个女战友送了几款生肖票给我,上海的李姓男战友送了几本专题邮册给我……就这样的零敲碎打,我的“集邮”虽没有质,但至少算是有了点量。

不知道有多久我没写过传统概念上的信了,也不知道有多久没见过邮箱、邮筒了,好怀念它们带给我的温馨!

接送趣事

吴秉信

一旦发现女儿,我会兴冲冲地骑着自行车,悄悄地尾随在女儿的后面……在车流人海中,我影影绰绰地望着女儿如影随形地行走……

走出繁华的路段,很快来到了呼伦贝尔北路。这里的车辆和行人明显变得稀少。女儿似乎觉得马路上行人稀少,便放松了警惕。只见女儿骑着自行车,腰板挺得直直的,骑车速度逐渐放慢……

正在这时,在女儿的前面有一位蹒跚独行的老太。如此宽的柏油马路,老太周围没有一个行人。女儿骑着自行

车左拐右拐走在老太的后面,竟然用自行车的后轱辘不偏不倚地碾上了老太的后脚跟……

“真倒霉!你的眼睛瞎啦……咋走路的……这么宽的马路偏偏碾我的脚后跟……”老太看周围无人,故意向后打了一个趔趄,不依不饶地冲女儿大喊大叫……

“大娘……实在对不起,我的女儿刚刚学会了骑自行车,实在对不起……”我赶紧上前向老太赔礼道歉。老太看有大人跟着不再吱声,但是还是冲女儿狠狠地瞪了一眼

“爸,你咋来啦。”女儿看到我心花怒放,像是看

到了新大陆。

“爸在市里办公事,正好路过回家。”我哄女儿说。

一天中午,女儿放学骑车往回瞥了一眼,马上发现了我……

“爸,你又办公事啦!”女儿一脸阳光灿烂,笑得像朵花似的。其实,女儿知道我对她骑车不放心,每天往返几十里的路程“接送”她。女儿嘴里不说,只是把这个秘密深深地埋在心里!

“爸,以后不用你接送我上学了,我已经长大了!”女儿认真地对我说。是啊,女儿已经长大了,从那以后,我再也没有接送过女儿。

七夕会